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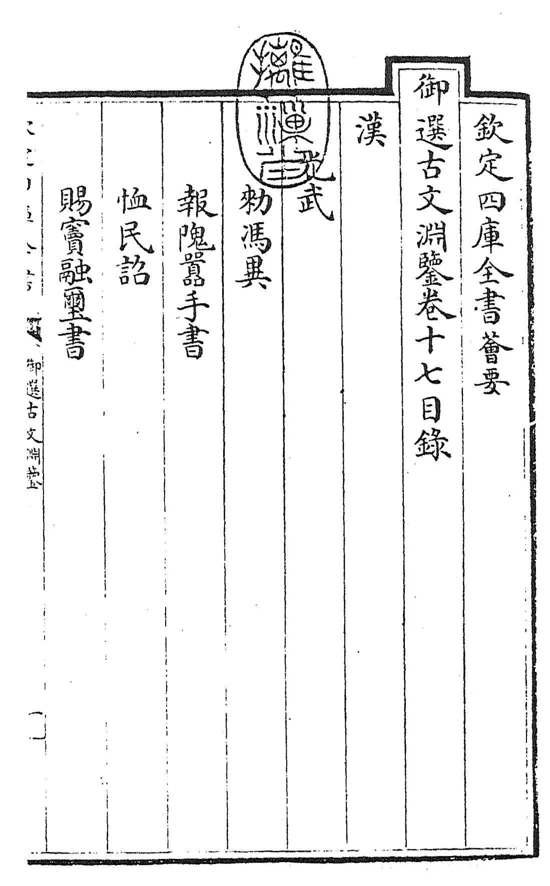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目錄

漢

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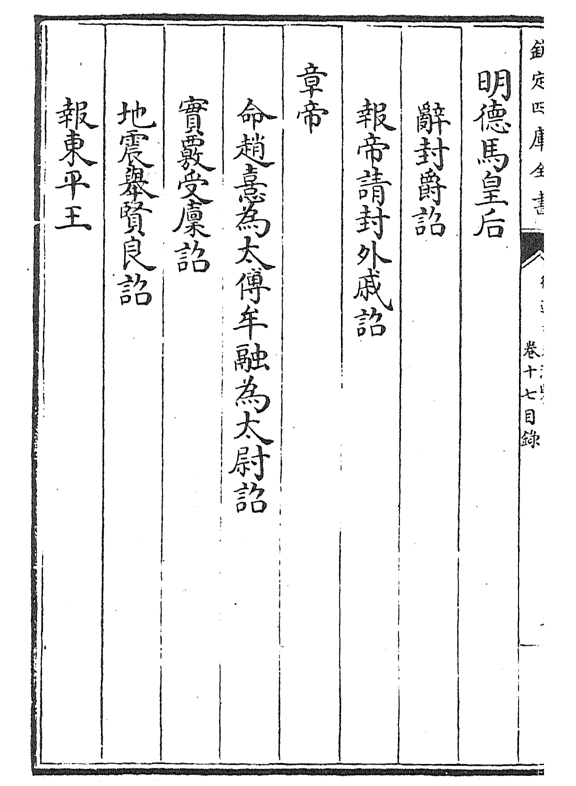
勑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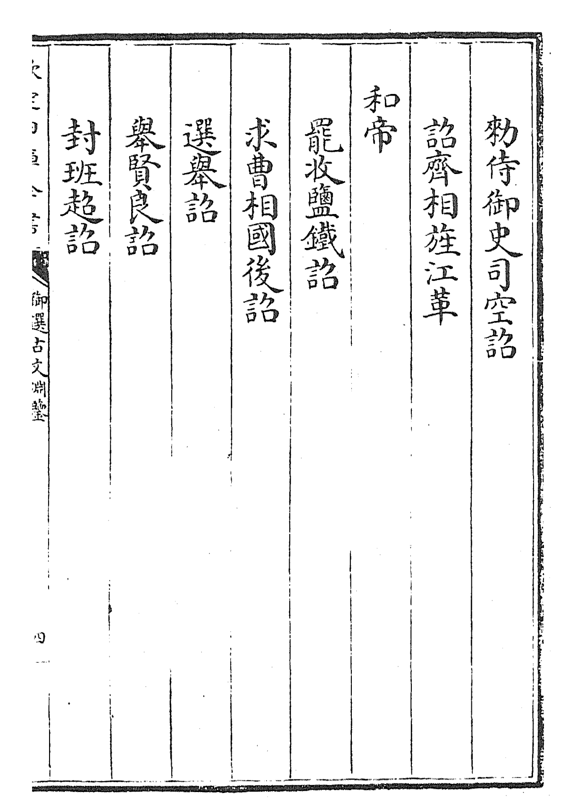
報隗囂手書

恤民詔

賜竇融璽書

明帝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七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光武諱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發之後王莽末帝與兄縯起兵舂陵定天下再受命廟號世祖傳十二世自光武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六年

勑馮異建武二年帝既遣異代鄧禹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并下

平定安集光武首舉以訓將帥可謂王者之師仁人之言

駕馭羣雄推心置腹無復盻挨之嫌

此勑異頓首受命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勑無為郡縣所苦

報隗囂手書

三年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遣兵佐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

水寃劉友益曰若樂於成人之美故不以其終焉之惡而并沒其始焉之善使當始終若此亦何不可之有惜哉

刀不可强扶（不可强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隔于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欵欵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蹰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子陽公孫述字）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

理冤獄疏滯囚以消亢旱之氣較之壁禱祠遠勝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間構也

恤民詔五年夏四月旱蝗乃下詔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國謂諸侯王國也辠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殊死謂斬刑殊絶也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賜竇融璽書五年夏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

竇融雄據河西待時觀變光武賜以璽書洞見情事融既憚英明又懷大度委心効順永為漢藩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

融璽書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
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

臣㷀曰廟算明遠河西情事如在几席之間

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名龍川令趙佗令行南海尉事效致也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此為七郡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再報竇融詔融得前璽書即復遣鈞上書會隗囂叛道絶馳還融乃與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于是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幷詔報云

光武初年公孫述在蜀隗囂在隴右皆割據稱雄所恃以扼二冦者惟竇融在河西耳帝撫以至誠既無西顧之憂復收指臂之勢不數年隴蜀削平帝業之成重繫於此

臣正治曰推心置腹之言簡而愈至可與文帝遺尉佗書並傳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長君少君尊奉師傅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脩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

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

與公孫述書六年述為符命自言手文有竒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兾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不答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

圖讖之說盛於西漢末年至光武初

猶讖用之觀其以赤伏符受命是也故與公孫述書亦舉以立言

屢賜囂書數遣來歙意在保全囂降蜀而自取殄滅宜哉

讖云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隗囂詔六年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

德盛而後能謙能謙而盛德益著光武此詔視唐諸帝之屢上尊號者彌增光烈矣

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廷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得書知帝審知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詔上書不得言聖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乃下

詔

吾德薄致災譴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仁厚之言哀矜惻怛為將者宜深體斯意

詔讓劉尚十二年公孫述死其將延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且讓副將劉尚云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地震詔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下詔

軫恤災傷具有實政文亦簡質近古

臣德宜曰聖王蠲賦減刑在平時猶加意優恤況當震動修省之日乎蓋修德弭災愛民所以敬天也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弛解脫也鉗足鉗也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鉗奇炎反賜郡中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光武久在兵間深知用武之擾民故謹於開邊如此

少穎林之奇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觀其遣馮異入關必先告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方傑雄角

報臧宫馬武詔 二十七年宫武上書請伐匈奴帝因詔報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逐之時猶不欲以威武勝而況匈奴乎方投戈講藝之餘正欲與天下相安無事而藏焉二子欲求逞於一鉤嗟乎一鉤用而吾民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不持黃石之說以自戒而固却之也

明帝尊重師傅即高宗舊學甘盤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明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廟號顯宗

報桓榮書 明帝為太子桓榮傳之上疏辭歸因報書云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

矞矞皇皇聲容俱備東漢之盛史稱明章良有以哉

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慕鄉思親而歸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祀明堂詔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等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

水窓劉友益曰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營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于是彬彬可觀書之于冊足為美稱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

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元氣天氣也王者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時之氣也故望之焉時律者即月令十二律律呂不正則諸氣不和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奉計謂計吏也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

有焉

臣鴻緒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漢明有焉

三代哲王皆盛行養老之典周秦以來斯禮久曠漢明帝能修舉於廢墜之後宜乎人心允洽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也

耕道尹起莘曰

蕩蕩小人常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脩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爵李躬桓榮詔 二年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乃下詔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 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 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 三老知天地人之事

白光武末年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三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丈治可謂盛矣

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袒割袒而割俎醢以酒潔口也○輭而兖反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于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小雅逸篇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于庭萬亦舞也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

獲鼎薦廟乃歸美於祖宗讓善於臣子復禁章奏浮辭虛飾則善矣

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六十曰耆七十曰耋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獲寶鼎詔六年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乃下詔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鑄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狀而備之故人入山林川澤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惡氣謂罔兩之類事見左傳遭德則興遷於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周鼎亡入泗水中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礿祭之日夏祭

耕道尹起莘曰光武書封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皆特筆也

史稱大禹昌言則拜仲虺贊湯改過不吝明帝班示封事猶得斯義

曰礿礿薄也夏物未成祭尚薄○礿音藥陳鼎于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班示封事詔八年冬帝既以日食下詔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

耕道尹起莘曰詔求直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于是可謂賢哉

恩誼篤摯詞致淵雅為善最樂之言允為宗親楷範

興刺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嘆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間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手詔東平王國傅東平王名蒼明帝母弟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云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小雅之章日者問東平王處

自古慎終之禮皆有制度品節所以辨貴賤之等安貧富之心維持風俗獎成廉讓莫要於此詔語明確足以解世之惑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要古腰字東平王腰腹肥大其言與腰腹稱也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明科禁詔　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奠喪祭也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于此

臣乾學曰愚民競為侈葬亦相驅於習俗耳或乃借陳儀衛務飾觀聽為之限制一軌於禮正所以教孝也

黄河漱湍并流助以他水則勢益暴明帝修復隄防所以收河汴分流之利臨流而嘆禹功繼世宗弧子之作意概亦偉

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國

汴渠成詔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下詔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汴河決壞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

臣士奇曰河流入汴水勢東徙利於幽冀者尚遠害於兗豫者已久築堤立門度地勢以成功濱渠溉田其利溥矣

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土無塊曰壤墳起也）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水北曰汭）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水去土復其性也）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濱近也 固專也）庶繼世宗瓠子之作（瓠子隄名武帝元封二年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

明德后摧抑外家出於至誠示之以儉帥之以謙正所以保全長久之也明德之識解超矣伏波之遺澤遠矣

明德馬皇后

伏波將軍援之少女明帝為太子選入宮即位為貴人永平三年立為后

辭封爵詔

建初二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下詔固不許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安侯也為丞相貪驕與淮南王霸上私語後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竇嬰文帝竇皇后從兄子魏其侯也為丞相坐與灌夫朋黨棄市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樞機近要之官也諸子之爵

臣英曰謙沖謹抑發於中誠卓然明達之言

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褠臂衣以縛左右手于事便也）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史稱馬后德冠後宮觀其惓惓阻戚畹之封可為萬世龜鑑

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報帝請封外戚詔太后辭封舅爵章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云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外家為外施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為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

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飴餳也不能復關政矣

漢建三公為師傅之官愼簡耆德老成故特重之文復典醇有致

章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廟號肅宗

命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詔帝初即位下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故曰三世在位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

矜恤流離務施實惠當無澤不下究之患

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實覈受稟詔建初元年兖豫齊大旱詔三州郡國

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稟給也稍少也少給之不頓與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并必政反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僱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政無大小得人為本自是要言不煩

臣鴻緒曰地者臣象也因地震而思舉賢良帝可謂深達治體矣

地震舉賢良詔 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歟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 甽田

中之溝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不拘門第甽畝同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報東平王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之以書

東平因災異上封事章帝虛已採納謙冲之意溢於言表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

賜書中篤念先德
敦睦宗親仁孝溫

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内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怏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賜東平瑯邪二王書 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閲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瑯邪二王書云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林浸遠

文旨藹然至性之言史稱章帝長者不虛也

臣杜訥曰惇篤彝倫訓辭深厚讀之令人惻然

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于師曰（師謂孔子見家語）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莫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紒與結同俗作髻○紒音計）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

五經在兩漢時各祖其師說以專家鳴於世章帝特開虎觀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俾先聖典訓晦而復明漢諸帝尊經之功大矣

汗令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間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論五經同異詔四年詔下太常命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為章句則別為一家之學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

耕道尹起莘曰宣帝之時甞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尊經也

臣煕曰扶進微學尊廣道藝實繼往開來之義漢世經學脩明由於主德功不獨諸儒也

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顔氏謂顔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日食詔五年

舉士先巖穴毋取浮華尤得官人之要

親親之誼辭愈樸而意愈真

朕新離供養去年馬太后崩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小雅十月之交篇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手詔東平王七年有司奏遣蒼歸國手詔賜之于時車駕祖送流涕而訣中使問起居相望于道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

文質而思深言簡而意長兩漢詔令之所以擅今古也

臣正治曰奉先推恩仁孝之言藹如猶有文景詔令遺風

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黄門受詔者

賜公卿助祭錢詔七年飲酎高廟禘祭世祖顯宗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言明哲祭祀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脩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言顯宗神坐今新加之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依依思慕之意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

行稼所以省民若供帳勞費適滋煩擾章帝下詔務崇省約欲令貧弱有利無幾夏諺游豫之善

尊經之言蔚然雅正

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行秋稼詔 七年帝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乃下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輙脩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 刺探謂伺候也 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選高才生受學詔 八年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疑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人情安土重遷罹水旱而致流移民生之最可矜者恤之如此當無鴻雁澤中之嘆

臣德宜曰本移民就食之意而

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賜流民公田詔元和元年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敎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負猶憂也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

屯墾之法即寓其中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

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餉糧也古餉字）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朱暉爲太守時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可謂廉吏故章帝報書如此

詔報朱暉（元年帝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名拜尚書僕射遷太山太守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云）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賜鄭均毛義穀詔（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

崇獎孝義存問隱逸得為政之要

守令最為親民與為才辦無寧簡樸與為精察無寧渾厚兩漢罷斥俗吏

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詔三公　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莩葉裹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拆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臯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

獎進安靜悃愊之人此吏治所以近古也

得聽受條事條也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皐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

頌成康之風歸美刑措紀太宗之政首日縱囚蓋刑辟時當敬慎固不獨冬至立春後不宜報囚也

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律詔 二年

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

集衆思廣忠益以裨廟謨此正晏子和同之辨詔辭深得此意

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詔袁安等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宜還北單于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安以為還之便司徒桓虞亦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各相激叱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竟從安議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詔改定禮制三年詔侍中曹褒定漢禮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詔云

議禮同於聚訟所以貴折衷也文特簡甚道古

誇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卹孤懷方仁言惻然

稟給孤幼詔三年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中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食音飼稟音廩

章帝同巡行觀俗東祀岱宗遂踐河

以肥田賦貧民詔三年帝北巡狩耕于懷乃下詔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宽也令四

防給貧民糧種以勸力農半免所過田租嘉惠生民善政鑾輿蒞遊故可紀也

臣英曰結撰簡勁而韻致宏長音節彌古洵為典冊高文

國無政不用其良駕焉言出遊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謂永平十二年脩汴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

溫醇愷惻以愛物為順天得體元之義

之勞

勑侍御史司空詔三年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夾馬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騑馬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大雅行葦篇敦音團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禮記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詔齊相旌江革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家貧裸跣行傭以供母鄉里稱之曰江巨孝舉孝康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云

江革以至行受上賞奬人倫而厚風俗者莫大焉

昭帝時舉四方賢良即言願罷鹽鐵官迨此時邊方寧謐故欲然去之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史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由是巨孝之稱行于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和帝

諱肇肅宗第四子

罷收鹽鐵詔

時帝初即位皇太后稱制下詔

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脩征伐先帝即

臣乾學曰東京殷阜之餘欲行度外之舉詞意藹然

念舊酬勲繼絕舉廢詞意溫藹詔旨中極有風致者

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鑄煑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求曹相國後詔 永元元年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 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曹參

臣廷敬曰蕭曹為漢宗臣此詔得賞延於世之義

漢選舉責成二千石刺史故得人為盛

冢在長陵旁道北　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

選舉詔五年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訖竟

和帝求賢諸詔綽有西漢風致

致堂胡寅曰和帝幼沖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擧尊

也令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擧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擧賢良詔 六年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言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嘆用思孔疚 孔甚也疚病也 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

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

漢立功西域每求智勇之士置為都

急以妨民事不急謂非要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漢官儀曰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名亦總領之朕將悉聽焉

封班超詔六年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

尉當時最稱得人亦由奬厲激賞之典重也

帝深愍邊氓嬰罹冦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没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其山以繩索懸絕而過也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縣音懸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事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

遇災引咎深自謙抑得詔令之體

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蝗災罪己詔 八年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帝乃下詔

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輒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 恫矜尚書作痌瘝矜病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矜古頑反 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

周宣以雲漢為憂詩人美之斯詔大意略同

興蝗之咎

擇良吏詔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此引大雅雲漢之詩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饑饉乎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

詔語雖簡深得友愛之義

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

也貨行于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

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

心庶幾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

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罷諸王詔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日食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侯王就國帝下詔

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

貴戚子弟迺國家肺腑股肱今而不學長且面墻恃貴而驕恃富而侈職

有㦝莪凱風之哀選儒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儒仁弱

慈戀不決之意也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年十六選入掖庭事和帝為貴人永元十四年立為后

詔河南尹豹等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

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

此故也此語詞哥謂深中情事矣

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謂堅好車良謂善馬也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禹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故曰文德也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言能自約束脩整也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痛言俗吏之弊最為深切

殤帝諱隆和帝少子即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鄧氏臨朝稱制

敕司隸校尉部刺史延平元年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

民生疾苦豈可壅於上聞宜詔詞專及之

臣乾學曰掩災眚務催科以飾治狀壅吏之錮習也因所見以詰之其將奚辭王言若此可謂

傷害為除田租芻藁

安帝 諱祐肅宗孫

旱蝗詔 元初二年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乃下詔

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 裁與纔同 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皐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 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即加刑罰故且寬容 其務消救災眚安輯

明且仁矣

國家德意惟在有司實意奉行始無乜膏之弊

臣鴻緒曰摘發吏奸深中時弊

黎元

霖雨傷稼詔 四年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 左傳曰凡雨三日以上為霖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勞怨苦雨水絕道 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 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方今案比之時 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

綺縠珠璣之侈濫及廝走與賈誼所論略同京師以示四遠尤得風化之要

臣廷敬曰漢之諸帝頗知尚儉屢有詔禁止華靡故兩京風俗猶可觀焉

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鰥寡稱朕意焉

申制度科品詔 五年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之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

封還大珠責以求媚非徒不貴異物亦以風勵廉節

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鷙鳥鷹鸇之類月令孟秋鷹乃祭鳥始用行戮言有司怠惰不遵法令將欲糾其罪順秋行誅同鷹鸇之鷙擊也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順帝諱保安帝子

勑桂陽太守文礱永建四年

海内頗有災異朝廷脩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礱力公反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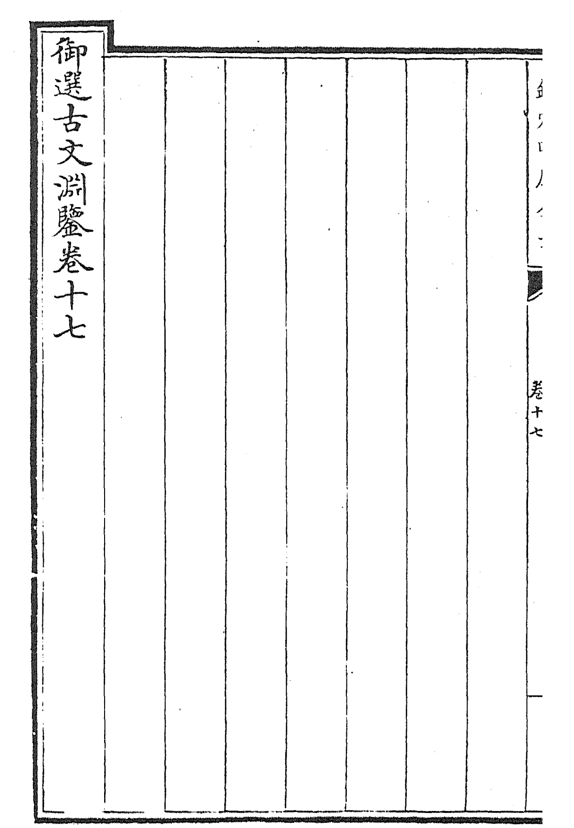
桓帝諱志肅宗曾孫

酒醪足以糜穀西漢詔令每引以為戒亦責衆之一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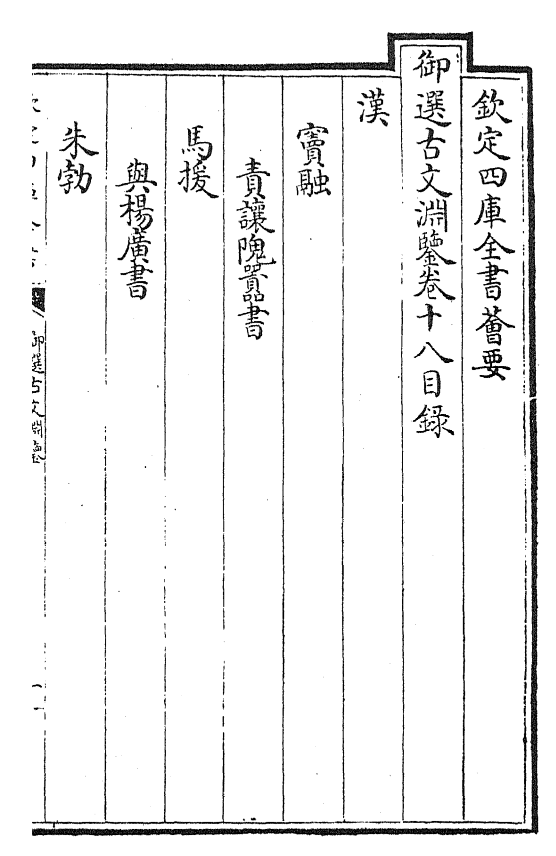
災異詔 永興元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京師蝗東海朐山崩九月朔日有食之乃

下詔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蟲孳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饑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目錄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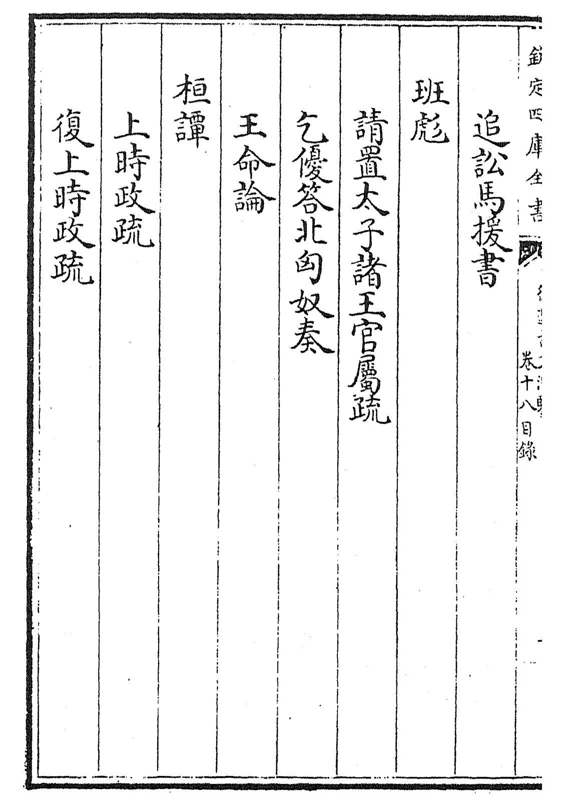
竇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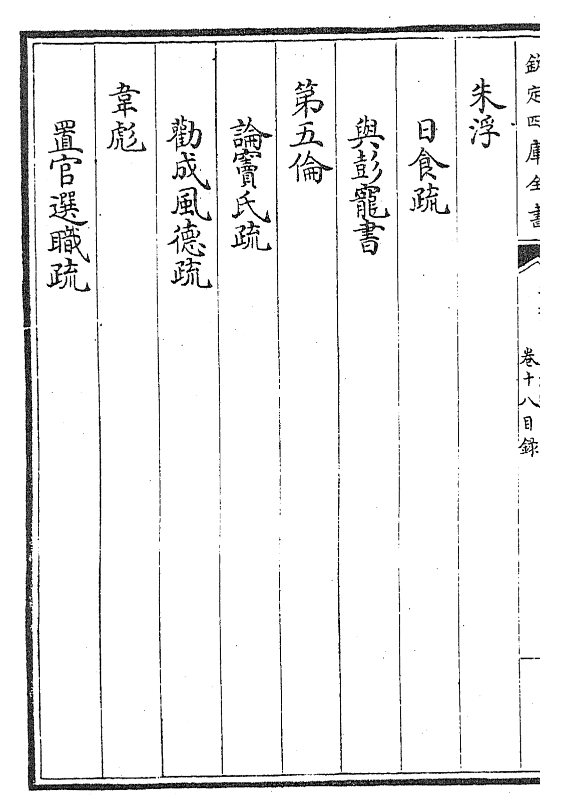
責讓隗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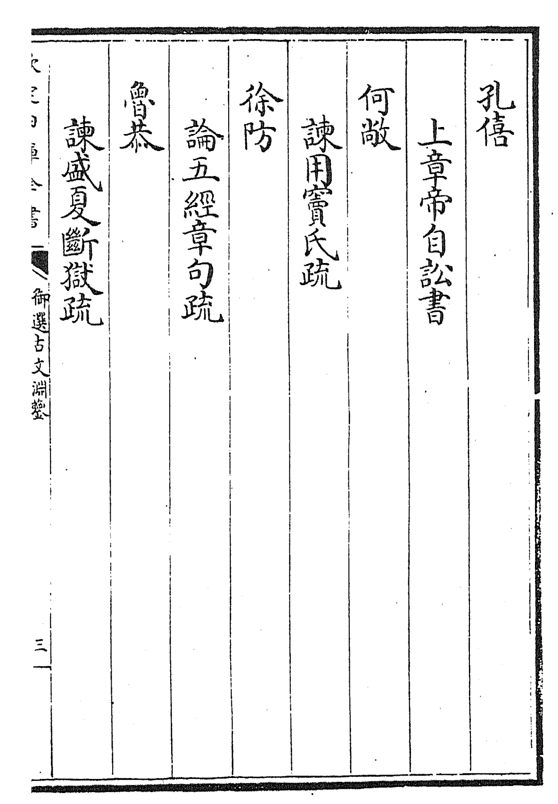
馬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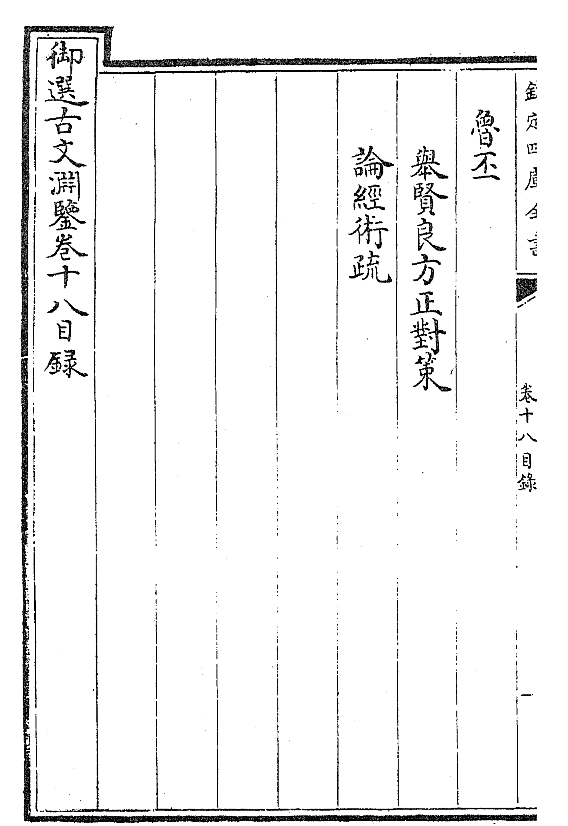
與楊廣書

朱勃






孔僖
上章帝自訟書
何敞
諫用竇氏疏
徐防
論五經章句疏
魯恭
諫盛夏斷獄疏



魯丕

舉賢良方正對策

論經術疏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章武侯廣國七世孫更始時為鉅鹿太守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乃將家屬而西後歸光武封安豐侯

責讓隗囂書 融上書自通光武光武報以手詔融專心内向遣弟詣闕會囂反叛

竇融早識成敗可謂智士始終一節不愧貞臣責囂以大義惜其不能聽從耳

道絶乃遺書責讓之囂不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簒奪也）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囂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横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横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

臣熙曰順逆先後述節分疏委曲詳盡於責讓之中寓忠愛之意辭令佳品

臣正治曰剖析利害詞嚴義正

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走文伯耳子陽公孫述文伯盧芳也夫負虛交而易强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而輕光武也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徼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畱子何畱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畱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

而自起兵以來一段尤惻惻動人惜乎囂之不悟也

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頼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世祖即位援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後歸世祖立功殊域封新息侯

與楊廣書 援詣洛陽陳滅囂之術因使援游說囂諸將離其友黨又為書與囂將楊

委曲婉至動以天性之恩曉以君臣之義其激昂古宕處則龍門筆法也

廣云

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隗囂字）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内過存伯春（存猶問也時囂子恂在帝所）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

臣德宜曰光武以璽書賜隗囂復使援陳禍福開諭囂將欲其悔悟而矜全之也雖使迷怙不悛而君臣朋友之義得矣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羮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茍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令

更共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朔寧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欲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又手從俗乎萎腇耎弱也○萎於偽反腇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為喻且來君叔來歙字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勃字叔陽扶風人年十二常候援兄況方領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不過縣令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

馬伏波有佐命之功而未有顯過比者代為辨斷歸於賞功肯過意良厚矣

惟勃能終焉

追訟馬援書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燕將據聊而不下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于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末規猶下計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

臣廷敬曰以新息之壯烈而横羅貝錦之讒此書情辭慷慨足令忠賢吐氣

馬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員也）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

臣鴻緒曰此書與訟陳湯諸疏同其矯健

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九眞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于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于市謗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捺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之篇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彭越為梁王欒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論豫教之道在於審所與居戒慎所習要言不煩

田里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官望都長

請置太子諸王官屬疏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帝納之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于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

君實司馬光曰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無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

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錯為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誼為梁王太傅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之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

也

臣乾學曰保傅之道非耆艾魁壘不足勝任其後明章繼統皆能重師傅崇儒術其皆彪一言啓之與

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傳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乞優答北匈奴奏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彪奏云云帝悉從之

示以坦白得駕馭外藩之體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

水心葉適曰班彪奏酬答北匈奴事宜真西漢文章可援太史公令漢書文體大率類此蓋班固所取法也若固所自作質弱而文靡為魏晉先驅失古意矣彪不特文字而策謀深沉明習故事應變有方可拖廊廟雖光武漢業已成不以無彪而有所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

闕然如彪者不得盡其用光武不得無棄才之過也

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襃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邪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

應天順人為一篇大指反覆徵引以暢其說文之極有光燄者

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時隗囂據隴右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彪乃作此論以悟之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歴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

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曾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承堯故亦以火德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即哭白蛇事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

東發黄震曰王命論所以破奸雄覬幸之心深切著明猶不見聽則納履而去之當天下靡沸

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流隷謂逃流賤隷之人思有裋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

之時從容無媿可謂賢矣

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栭謂之楶梁上楹謂之棁葢小材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

（○楶音節棁之劣切）

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葢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竒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

臣英曰上推天道下述人事以彰受命之符陳運世之本危言

正論足以折隗囂逐鹿之談矣

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言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因四皓而不立趙王故曰割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人賒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

〔異遂毀契不取財〕呂公覿形而進女秦王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五者即前其興也有五〕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定國是重本業所謂政貴體要

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

上時政疏時天下初平法令未定譚初言事不合至是復上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

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大夫共定國是也葢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

瓊山丘濬曰按桓譚之請欲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蓋人必違於禮義然後入於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議而校定必禮義法律兩無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情無間然矣漢世去古未遠猶有古意此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

臣士奇曰疏中所言正民俗重農田謹法令皆政之大者文筆

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漢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中家子為之保役趨走俯伏譬若臣僕也）是以衆人慕效不

尤有淵古之色

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令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貸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令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光武時頗尚讖緯故桓譚極言之文亦剴直明切

水心葉適曰圖讖事至張衡論

復上時政疏 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觸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

帝省奏愈不悅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

始定桓譚雖極言讖之非經而傳不載其所以極言之說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於讖特多所附合非其智不足以知之也盖以時主好尚方盛遂不敢攖其鋒亦理勢之常至於當同趨和比之經典則希世太甚矣張衡適值其衰故得展布言

邪註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為明矣黄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覩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

之然後世亦有當其已衰而猶諱避不敢論者此又在衡之下也

實禁綱梢苛細正以扶進廉潔擢成

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官至大司空

論增科禁疏光武時羣臣上言請增科禁詔下公卿議林疏奏帝從之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茍免之行興

節槪義實相因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臧（臧與贓同）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光武中興漢業以元帝為大宗別建四親廟蓋以嗣繼統為重亦可以息後世紛紛之論矣

水心葉適曰光武用張純朱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安世四世孫官至大司空）

正昭穆疏（建武初宗廟未定昭穆失序純乃與太僕朱浮共上疏云）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舂陵侯買光武高祖也）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議始自孝宣而下並列廟祭以代四親是時建武十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為紹漢矣純不惟明習典禮而正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能變知改不私其親蓋有人主之道焉

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

引春秋洪範以立言皆有根據

西山真德秀曰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蓋純陽而食

從之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興好古學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終蓮勺令

日食疏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疏奏多有所納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鈌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

陽弱之甚也

夏純乾用事隂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

西山真德秀曰正月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而多霜為甚異矣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

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子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元少傳父

左氏傳博雅奇麗
敘事擅古今之長
公穀文亦多傷淺
故三傳並傳學宗

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

請立左氏疏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執謬雜眞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文王皆被刖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于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乎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

晦庵朱熹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為臣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

臣乾學曰舊稱丘明論本事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故啖氏云比二傳其功最高也然非張蒼劉歆與東京之陳元左氏學幾不傳矣元之功尤為偉也

論五經於石渠閣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一號離婁師曠不為新聲易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名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晉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

臣杜訥曰左氏羽翼麟經請立博士公論也故篇中語氣侃侃

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常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官至大司空封新息侯

日食疏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

古者吏道以久任為善有治績顯效則增秩賜金璽書褒美時守令更代太頻故朱浮因日食言之

會有日食之異浮乃上疏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五典五經也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令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

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令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葢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

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

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與彭寵書 時浮為幽州牧寵為漁陽太守浮性急寵亦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表寵遣吏迎妻不迎母又受貨賄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怒舉兵攻浮浮書責之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

諭以名義動以利害雄快勁直聳然可聽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謂輔受命者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職之人言感一飡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

臣鴻緒曰浮雖激成寵變而質直之詞實足以聲罪

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級者古人兼官一官一級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言寵已封侯可傳子孫也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地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也所數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非比六國時也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說言浮客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法羣后指功臣已封者而言惡法亦鑒戒也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定海內指光武而言前事指寵不應徵而言願畱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建武中舉孝廉拜會稽太守再遷蜀郡章帝即位代牟融為司

空

論竇氏疏竇憲章德皇后之兄章帝世諸馬得罪歸國竇氏始貴倫上疏

勲戚以謙慎為美滿盈為戒第五倫所言不止國家防微之善道亦戚畹保家之明鑑也

西山真德秀曰按是時竇氏之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益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勢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巳為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書稱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惇大者政之體也明作者政之用也此篇論治

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曰醒詖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勸成風德疏倫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宴宴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

以惇大為本文亦簡切

益堅班固曰倫雖天性峭直然

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常疾俗吏苛刻故其議論常依寛厚云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不足採

登用大臣以公忠識量為重不在應對小慧簿書末節篇中獨暢此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官至大鴻臚

置官選職疏 時吏多以苛刻為能又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乃上疏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

臣廷敬曰此疏所陳固體國之常經亦弭災之急務也

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略可停省又諫議之職應多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孔僖所陳願開張聽聞即無逸皇自敬德之意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官臨晉令

上章帝自訟書 僖遊太學鄰房生梁郁陰上書告僖誹謗武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自訟帝省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誅責也 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

水心葉適曰孔僖自訟辨而不憤激而不計戮辱在前懼不失正與張俊毆刀在前棺槨在後為世所悲者異矣

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齊桓公親迎管仲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我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

臣乾學曰直詞不撓具有學識無媿聖人之後矣

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然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和帝時為尚書數切諫言諸竇罪過竇憲等深惡之出為濟南太傅後復徵遷五官中郎坐詐病抵罪卒於家

諫用竇氏疏時太后兄竇憲以車騎將軍擊匈奴詔使者為憲弟衛尉篤奉車都

指陳貴戚直言不諱非欲摧折之正欲保全之何敞於漢可謂忠矣

西山真德秀曰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

尉景大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切諫不報敞為尚書復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比頻也幹主也）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

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臣英曰盈滿取咎自古為然敞言雖直欲令長保福佑意固未嘗不厚也

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陳平周勃順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

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臧獲奴婢賤稱也史記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妻作藥酒待之夫至妻使妾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則恐逐其主母也欲勿言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終不免於笞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自膠東相成至敞凡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漢時五經諸家各設博士故箋疏之說有互相逕庭者至宋諸儒而統紀一矣宋儒羽翼經傳之功固自不朽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存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徐防 字謁卿沛國銍人官至太尉安帝時以災異策免

五經章句疏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乃上疏詔從之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

臣士奇曰白虎觀諸儒同異家

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顔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光武時立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輙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

自為說經學不明病在各出已見以求勝遂與本文相戾得此務本之論誠為漢儒所難

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章帝時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官至司徒）

諫盛夏斷獄疏（初和帝末夏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

順時為治欽若之實況刑辟尤所當慎乎魯恭之言實與月令相發明

瓊山丘濬曰按先王制刑雖曰防民姦實所以順承天道以安民生也苟逆天之時妨民之業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九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隷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

則天道有不順民生有不安矣

臣杜訥曰欽恤民生立言振要史稱其專務德化於此亦可想見

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名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冗散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

簡直修潔較西漢諸儒之文別為一格

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扶風平陵人恭之弟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累官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舉賢良方正對策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

伯厚王應麟曰魯丕對策見袁宏記而范史不載

臣乾學曰賤德貴功而欲速勢不得不背本實而趨浮文文之

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說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

敝小人以僿救僿莫若以忠誠篤論也

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祿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絶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敝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甲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為禮義乎

古人於經學守其師說如規矩權衡所以尊經也

論經術疏

和帝名見諸儒丕與賈逵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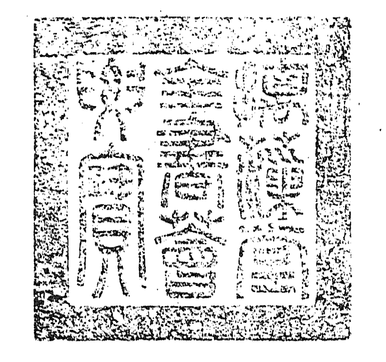
丕因上疏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始終明舜禹

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浩